



梅香萝卜干

□卢郎

梅花进行到底！

将眼光投向阳台，那儿挂着几片已风干的萝卜干。取下来，清洗后晾干水分，放进盆里，撒了盐、花椒，放了白酒。当然，摘了一捧梅花，也放了进去，用力揉搓起来。必须用力揉，才能将盐味、花椒味，包括梅花的香味揉进萝卜干里。

一些梅花被我揉碎了，幽幽的香味时断时续飘散出来，闻着这香味，心里暗叫一声惭愧。“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梅花，如今与萝卜干为伍，被压进一只玻璃瓶子里，还得忍受盐、花椒、酒的煎熬。

一切做完了，将玻璃瓶静置阴凉处。我知道，在其静置过程中，萝卜干会渗出不少水分，老方法是倒置瓶子，让渗出的汁水流出来。我则不，必须让渗出的汁水浸着萝卜干，梅花的幽幽香味才不会流失！

清代文人顾仲在《养小录》里，说了以梅花制作的暗香汤，过程有些复杂。倒是同时代文人曹庭栋的《养生随笔》说得简单：“梅花凌寒而绽，将春而芳，得造物生气之先；香带辣性，非纯寒。粥熟加入，略沸。”

这吃法简单，粥煮好了，加一些梅花

进去，再煮沸即可食。但我不喜欢喝粥，喜欢喝豆浆和调藕粉吃。正好家里有藕粉，就取了一小包放进碗里，摘几朵梅花，搅拌均匀，滚水冲下，须臾即成。

望着碗里浓稠的藕粉和已被沸水泡软的梅花，轻轻啜了一口，藕粉的清香裹着几丝梅花的幽香，倒也别有风味。小心地用筷子捞起一朵梅花，嗅嗅，香味大多融入藕粉里，只有若有若无般的稀许淡香，放进嘴里轻轻咀嚼，没什么味道，如食极薄的银耳。但片刻，一股淡淡的辛味弥散开来，辛中略带一点甜味，将脑子里的形容词搜了个遍，也不知该如何来形容这味道。只能说：别有风味，好吃！

腌制的萝卜干味道如何？隔了一个多星期，挑了一些出来，浓浓的腌菜新鲜香气扑鼻而来，香气中隐隐有梅花的幽香。但品尝时，只觉得脆嫩鲜香，并无梅花那淡淡的辛味，已被萝卜干的新鲜香气覆盖了。但至少，我觉得比平时吃的萝卜干味道好，更鲜香美味，这或许是心理因素吧。

生活就是如此，闲着也是闲着，留心一下，有趣的事不少。做做，让平静的生活多一些色彩，也是不错的。

（作者单位：重庆古川菜研究院）

菜地（外一首）

□殷贤华

母亲老了
像枯树干佝偻着身子
但回到老家菜地的那个黄昏
母亲竟挺直了腰杆

在青草和野花的招摇中
母亲大口大口呼吸
母亲对大白菜小青菜唠叨
城里的空气实在太差了

母亲蹲下身子
一遍又一遍地抚摸菜叶片
像极了抚摸摇篮里的我
母亲把攒了一年半载的话
一股脑儿倒在菜地里

天黑了，母亲颤巍巍站了起来
腰杆像极了一堵墙
母亲笑了，我哭了

家

一路挂着泪痕的脸
推开门总露出坚定的笑容
像极了雨后的彩虹

上有老，下有小
我的老母亲抱着小孙子
皱纹紧贴着婴儿肥
这是世上最美的画面

苦苦的，咸咸的
生活像极了这杯咖啡
我抖抖地拿起勺
不过是为了给它加点糖
（作者单位：重庆市荣昌区政协）

行走半开的花海（外一首）

□张佐平

我是提前一步到达的
但来得不是时候，有浮云蔽日
油菜花，将开未开

和往年的游人一样
我们行走在田间的甬道上，随意聊天
随手拍照——
听甬道下潺潺的流水

在这羞羞答答的菜花中间
大家说说笑笑，不经意间
就跨过了彩旗飘飘的网红桥
并从甲高河的西岸到达东岸

一路走来，我苦苦寻找
一只正在辛勤劳作的小蜜蜂
看它：如何采蜜
如何从这一朵飞到那一朵，一边振翅
一边嗡嗡叫着

挑战野火岭

野火岭是一条龙
龙头下河，伸进油菜花田里面
征服野火岭
是从龙头开始的

梯步沿龙脊而上
慢慢攀爬的
是一群喘着粗气的中老年人
大家眼中
旋转飞车、花样秋千、橄榄吊桥
都停止了运行

尽头就是龙尾
长着一棵高大的黄连树，上面
系满了少男少女的红丝带
像他们的心愿
在三月的微风中轻轻摇曳

不能从原路返回了
选择连着龙尾的另一条侧路
循迹而下
每走一步，就像
用力拽动了一下青春的尾巴
（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协副主席）

买了一些白萝卜炖猪排，切时觉得萝卜多了，就留下几片挂在阳台的三角梅枝上，做风干萝卜。喜欢这样随心所欲制作咸菜，白萝卜、胡萝卜、萝卜缨子等，想吃就做一点，食无定论，适口者珍。做一坛咸菜吃半年的历史，已经过去。

正是梅花开放时节，家里也买了一枝，满屋顿时弥漫开了幽幽的香气。闻着这香气，我却有想法了，觉得该用这梅花来做什么！

这事既然开了头，我就必须把品尝

一坨卤牛肉

□郑中天

重庆老城坎井街穴井旁46号院子里，有一个制作灯影牛肉的小作坊，老板叫罗胡子，他制作的灯影牛肉薄如蝉翼，麻辣鲜香，味道独特，打着“罗记灯影牛肉”的招牌，在重庆上半城销售。坎井街的人都说，罗家是深藏不露的殷实户。

灯影牛肉制作工序繁杂，罗胡子每次在家卤牛肉的时候，香味便会飘进我家厨房，外婆就说：“罗胡子又在卤牛肉了。”每当这时，住罗家隔壁的几个小崽儿，难免会受刺激而狂吞口水，其中也有我。

罗胡子有两个儿子，大的叫罗世彪，小的叫罗贤春。46号院子分上下两层，罗家住下层，梯坎上面还有户姓杨的人家，主人戴副眼镜，书生气十足。他家也有两个孩子，女儿模样乖巧，可惜小腿有点弯曲。儿子杨珊和与姐姐性格相反，是个“迂翻”的街娃。院子侧面是一排破旧的木房，住了户姓陈的人家，主人老年得子取名长生。陈家穷，长生发育不良枯瘦如柴。

罗家、杨家、陈家和我家，4个崽儿年龄相仿，都是10岁出头。一天，我们4个崽儿在陈家玩扑克牌，空气中飘来卤牛肉的香味，长生的爹颇有些不满：“这卤牛肉的香味真要人命，我家长生

只能闻不能吃，都怪老子穷，没钱买……”

“陈伯伯，我有钱。”杨珊和从口袋里掏出6角钱，这让长生爹颇感意外。“你哪来这么多钱？”“我家有个旧的大铜锁，昨天我卖给了废品收购站，这钱拿去给长生买点肉。”

长生看见桌上的钱，眼睛立即有了光芒，仿佛卤牛肉就摆在面前。我口袋里没钱凑数，觉得丢了颜面，十分尴尬。羞愧之余匆忙回家，背着外婆到处翻箱倒柜找能卖钱的东西。抽屉中一本精装的《四书五经》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把书装进布袋里，趁外婆不注意，走出去直奔旧书店。书店营业员上下把我打量了一番，说：“现在很少人读这些老古董书了，最多出5角钱收购。”

当我把5角钱送到长生家里时，心里一下轻松了许多，觉得这钱加上杨珊和的钱，可以让长生开荤解馋了。

给陈家送钱后的两天，杨珊和在院子里大声喊我，然后拉着我向长生家飞奔，我感觉一定有好事在等着我们。进了陈家大门，见罗世彪已先一步到了，见到我们，便从口袋里掏出一纸包，里面是一大坨卤好的牛肉。我明白这一定是杨珊和的激将法起了作用，罗世彪竟背着他老子从家里偷来了卤牛肉。

罗世彪
用脏兮
兮的手

把牛肉切成

片片，看着我

们三个狼吞虎咽，他自己却一点吃的兴趣都没有。我们吃牛肉时，罗世彪望着大家憨笑，至于东窗事发后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光阴随着坎井街穴井里的泉水慢慢流逝，童年的朋友也渐渐各奔东西。参加工作后，有一年我回坎井街探亲，听说罗世彪在外地修公路，工地施工放炮时出了事故，他从悬崖坠落身亡。这个消息让我深感悲痛，突然想起多年前他从家里“偷”的那坨卤牛肉，以及我从家里“偷”的《四书五经》，还有杨珊和从家里“偷”的大铜锁。几个崽儿偷家里东西固然不好，却“偷”出了街娃之间真挚的友情，“偷”出了贫穷年代快乐的生活，更“偷”出了与生命共存的幸福回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与鸟相关的那些记忆

□陈金凤

每个人心底，总有一些珍贵的记忆被小心翼翼地封存。随着时光的缓缓流淌，它们不但未曾褪色，反而愈发清晰，让人难以忘怀，而与鸟相关的那些记忆，宛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深深镶嵌在我内心深处，熠熠生辉。

我常独坐窗前，痴痴望着那片湛蓝的天空，努力想要看到鸟儿的影子，因为在我心里，鸟儿的影子就是母亲的化身。我习惯在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字，那些字是潺潺流淌的溪流，承载着我湿漉漉的回忆，每句话都藏着我对母亲无尽的思念。

母亲离开了，那些活蹦乱跳的鸟儿，在我眼中就是母亲派来的使者。它们带着母亲深深的牵挂和温暖的祝福，在我的生活中来来去去。看到它们，我仿佛看到了母亲温柔慈祥的眼神，听到了她亲切的呼唤，心底便会涌出一股暖流。

有时候，琥珀色的黄昏悄然降临，柔和的光线透过婆娑的树影，洒进屋里。在光影交错之间，我能看到母亲熟悉的样子，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就像从未离开过我一样。那些被我用相机精心拍下的飞鸟，它们的翅膀上带着二十年前清晨的露珠，仿佛在诉说过去的故事。那年深秋，白瓷碗里的中药冒着苦涩的热气，母亲虚弱地靠在枕头上，枯瘦的手指轻轻指着窗外，轻声说：“鸟儿来了，我要走了。”她的手指划过我的手心，凉凉的，就像一片枯黄的树叶掉进了深潭，让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当她最后呼出那口气，仿佛变成了窗边飞过的鸟儿，翅膀扫过玻璃折射的光，把帘幔里睡着的尘埃都弄醒了。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那天飘落的不是普通的树叶，而是神明撒向人间的渡船，载着母亲的灵魂去往了另一个世界。

去年，我拍到了一只正在喂小雏鸟的麻雀。它低头整理羽毛的样子，和母亲给我扎辫子时的脖子曲线一样。小雏鸟扑腾着翅膀溅起水花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母亲临终时那一抹微笑的含义——原来死亡不是终结，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春日暖暖地照着成千上万朵蒲公英，带着母亲的话，在我的镜头里变成永远的光圈，里面是满满的母爱和祝福。

我知道，母亲已经变成天空中的云朵，守护着这片大地；或变成大地上的花草，绽放着生机与美丽；又或变成我生命里的每一个美好瞬间。她就是天使，默默地护着我，陪我走过人生的艰难险阻。余生我会用画笔画好每一天，用镜头记录每一个瞬间。因为在天空里，母亲一直都在温柔地看着我，从未离开。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